

第一章 能幹的小女娃

時值六月，正是一年中暑最熱的時候，此時大地草木豐茂，綠意盎然。

成靖寧背著一籃兔草，走在回家的小路上，身後跟著一條體型巨大、毛色黃黑相間的田園犬來福。

還沒到家門口，優哉游哉的來福突然警惕起來，豎起尾巴和耳朵，準備幹架。

成靖寧聽到屋裡的打鬥聲和母親有氣無力的呼喊聲，心道糟糕，爹不在家，難道家裡來賊了？她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，讓來福別輕舉妄動，輕手輕腳的放下背籃，拿起一根扁擔，摸索著進到房子。

臥室的門虛掩著，傳來衣衫撕裂的聲音。

屋內的男人動作粗魯，狠搥了女人一個耳光，罵罵咧咧地道：「小娘們看著柔柔弱弱，力氣還挺大，不給妳點苦頭吃，還真當大爺我是病貓！」

「你放開我！流氓、混蛋！」女人哭著掙扎，聲音卻逐漸弱了下去，被打了幾巴掌之後，徹底沒了聲音。

「老子早就想上妳了，這兩天正好妳男人不在，讓老子好好親香親香，老子這光棍兒也嘗嘗美女的滋味！」說著，就俯下身去親和死魚沒兩樣的女人。

成靖寧聽著裡面的汗言穢語，握緊了手裡的扁擔，趁著那賊人沒注意到她，輕輕地推開門，躡手躡腳的走到床邊，使出吃奶的力氣狠狠的給了那正欺負她娘的惡棍一扁擔。

她的力氣還不足以打暈一個成年男人，惡棍挨了一擊，暴怒的爬起來準備修理成靖寧，來福這時衝了進來，將他撲倒，狠狠的咬住他的腿，成靖寧趁機迅速在他腦袋上補了幾棍。

惡棍暈倒後，成靖寧來不及安撫驚魂甫定的母親，找來繩索將那人捆住，在來福的幫助下把人拖到堂屋，五花大綁的捆在柱子上。

「來福，看好他！」

來福汪了一聲應和，坐在那人身邊一動不動的盯著。

拍了拍手上的灰，成靖寧轉到廚房，舀了鍋裡的熱水，用冷水沖兌好了端進屋裡。

「娘，那壞蛋已被我綁起來了，妳先梳洗梳洗。」她從衣櫃裡翻出一套洗得發白的衣裳放在床頭，又扶著三魂七魄沒了大半的顧子衿坐起來。

「靖寧！」漂亮得不像話的顧子衿抱著她，哭得不成樣子。

成靖寧十分冷靜，安撫好受到驚嚇的母親後，撿起地上的破衣爛布裹好，藏在灶後的柴堆裡，又來到堂屋，看著賊眉鼠眼的成年男子，覺得不放心，又找了一根麻繩將他綁結實了。這廝敢覬覦她娘，簡直活膩了！

這時鄰居劉大嬸來借東西，見到堂屋裡的景象，問剛剛發生了什麼事。

成靖寧憤憤地道：「這人到我家來偷東西，被我和我娘打暈了，等我爹回來，就送去縣衙見官！」她從那惡棍的懷裡摸出一些碎銀子和銅錢，證實了偷東西一事。鄰居劉大嬸大聲指責偷錢的賊人，又問成靖寧道：「家裡沒什麼事吧？」

「沒事，幸好我和我娘警覺，家裡沒損失，大嬸妳都看見了，到時候還請幫我作證。」成靖寧懇求道。

「沒事就好，到時候一定幫妳作證，讓這個作奸犯科的毛賊吃牢飯，免得他繼續禍害鄉里！」劉大嬸義憤填膺道。

成靖寧應付完劉大嬸，已到正午時分，該做午飯了。

收拾好情緒，顧子衿坐在灶膛前燒火，湯鍋裡的椰子燉山雞發出咕嚕的聲響，經過一上午的燉煮，此時香氣四溢。

成靖寧淘好米，放進沸水裡煮到七成熟，再用筲箕瀝過，放進木頭做的甑子裡蒸。成靖寧麻利的做好兩個菜，韭菜炒雞蛋和素炒野苧菜，端上桌，見顧子衿還坐在灶膛前，望著即將燃盡的柴火發呆，喊道：「娘，吃飯了。」

顧子衿這才回過神來，應道：「好。」忙坐在飯桌前。

成靖寧先盛了一碗雞湯送到她面前，「娘，先喝湯。」

顧子衿用木勺舀雞湯喝，但胃口全無，望著正在盛飯的女兒欲言又止。

成靖寧知道母親在想什麼，說：「鄰居知道有人到家裡偷東西，被我們母女兩個打暈了，等爹回來就送毛賊到縣衙見官，不會有人說閒話的。」將人打暈的那一刻，她已想好了對策，因此把家裡所有的碎銀和銅錢塞到那人身上，也摔了家裡儲錢的罐子。

「靖寧……」顧子衿看著眼前十歲不到的女兒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成靖寧勸道：「娘，妳身子弱，必須好好補一補，這椰子山雞湯是我出門之前就放在灶上熬，這會兒味兒全出來了，妳嘗一嘗。」

聽了女兒的話，顧子衿才低頭喝湯。

這幾年成靖寧的廚藝越發精進，顧子衿再沒胃口，也能就著菜吃下小半碗飯。

「爹下午就會回來，妳別擔心。這件事妳沒錯，爹不會怪妳的。」成靖寧安慰母親。

娘親是十里八鄉都找不到的美人，一張白白淨淨的鵝蛋臉，眉目如畫，五官極其出挑，所謂荊釵布裙難掩傾城色，娘親比她在現代見的一線女明星來還要好上三分，用隔壁劉大嬸的話說，那就是仙女一樣的人物，這樣一張臉，經常惹來一干村漢、流氓伸長脖子覬覦，那些個不正經的男人時常趁她爹不在時調戲她母親幾句，在村裡賺足了閒話。

說起來，她穿越來這裡九年，還未曾探清這一世父母的底細。她爹姓成，名振清，身長八尺，身材魁梧，相貌卻長得俊朗斯文，會讀書寫字、會武功，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氣，生在鄉下卻不會種田，平日就靠到附近的鹽場、甘蔗場和碼頭做苦力掙錢養家。

對此，成靖寧曾默默吐槽，她再大幾歲，就能一手包攬下田種地的活兒了。

她娘姓顧，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——子衿，取自《詩經·鄭風·子衿》裡的名句，和村裡一溜的大妞、二丫、翠花、彩鳳相比，再氣質不過。

顧子衿身子柔弱，打從成靖寧有記憶開始，她的藥就沒斷過。

據父親說，母親當初生她時十分艱難，產後那段日子沒養好，又水土不服，身體時好時壞，因此家裡洗衣、做飯等家務活兒一直是由父親來做，後來她長到五歲，就開始幫忙分擔家務，母親拿得出手的，似乎只有一手繡活兒。

成靖寧原來叫陳寧，穿越之前近三十歲，原是造型與服飾設計系畢業，後來進入她老師的工作室工作，為電視劇裡的人物設計服裝和首飾，廣受好評，加上她和朋友另外開設一家小有名氣的漢服兼演出服租賃店，收入連年增加，一直過得瀟灑恣意。

不過她職場得意，情場失意，第一任男友是大學同學，最終因他放不下青梅竹馬，分手了。第二任腳踩兩條船，和她閨蜜出軌，然後她閨蜜拿著產檢報告到她面前來逼宮，她果斷踢開渣男。第三任是個相親認識的騙婚 GAY，原本都到談婚論嫁的地步，結果打聽到那人迫切結婚的真實意圖，鬧了一場之後，兩人不歡而散。三連擊下，陳寧感受到來自這個世界深深的惡意，放棄談情說愛，專心發展事業。加上身邊不是離婚，就是出軌等不幸的婚姻案例太多，她更無心經營家庭，過著三高的單身日子，一直持續到她二十八歲。她不著急，但她的父母卻是焦急萬分，一直催她相親結婚，三年來輪番轟炸，陳寧已苦不堪言。

後來穿越，是因為公寓的電梯失控墜地，她一醒來就到了這個地方，變成一個新生兒，到現在已過了九年。

想到上輩子的經歷，再回首這一世九年的清苦生活，成靖寧突然十分心寒。古代男尊女卑，三妻四妾，作為一個事業有成的恐婚女青年，她再次深深的感受到命運的惡意，不過她是一個積極向上的人，適應能力極強，哪怕情況糟糕，也沒消磨掉她的鬥志，她必須好好活下去。

用過午飯，成靖寧洗了碗、收拾了灶台，顧子衿回房去做繡活兒。

等忙完，成靖寧拿了毛筆，蘸水在自製的木板上塗寫畫畫，若不想淪為男人的附庸，她必須有一門拿得出手的手藝，這些年來她時常回顧上一世的知識，一遍一遍反覆複習，也幸好她這一世的父母都會讀書認字，也教過她識字，所以她平時的信筆塗鴉不會引來懷疑。

接近申時，成振清才趕著牛車回來，成靖寧聽到來福興奮的叫聲，忙放下手裡的筆出門迎接。

成振清帶回來許多東西，有布匹、針線、藥材、鮮肉、筆墨、書和宣紙。鄉野小村，除了布匹和針線，其餘的都是奢侈品，尤其是那一疊宣紙，對於清貧的成家是一大筆支出。

「爹，宣紙多貴呀，買一般的竹紙就好。」成靖寧知道家裡的銀錢不多忍不住說，她爹太敗家了。

成振清笑道：「銀子的事妳別操心，爹心裡清楚，這一刀宣紙，妳儘管用。」女兒喜歡畫畫，竹紙雖然不錯，但終究還是宣紙好，書畫、寫字均可。家裡不差錢，買一刀宣紙回來給她練筆也無妨。

「下次別買這麼好的宣紙了。」爹得扛多少袋鹽、砍多少甘蔗才換得回來？生活清苦讓成靖寧早就學會精打細算，這時她恍然想起正事，忙道：「爹，今天有賊到家裡來偷東西，被我打暈綁起來了！」她下手重，以至於那人到現在還沒醒來。成振清聽完知曉今日發生的事，進屋後，顧子衿也出來了，撲進他懷裡嚎啕大哭。成靖寧默默的將東西搬進屋內，不吃他倆撒的狗糧。

三灣村到崖州縣城約兩個時辰的路程，成振清不放心妻女，並沒將人送到縣衙，潑了一瓢冷水在那惡棍臉上，惡棍冷不丁的打了個噴嚏，明明被綁住手腳，與砧板上的肉毫無區別，不過硬著骨頭不肯認錯，罵罵咧咧的問候了成振清祖宗十八代。

「罵夠了？」成振清雖是一副笑臉，手裡的匕首卻迅速的割斷惡棍的手腳筋，成靖寧在一邊看著，覺得他臉上的笑陰邪至極。

「啊！殺人了……救命！」惡棍發出殺豬一般的嚎叫聲。

成振清不為所動，拿著匕首威脅道：「我認得你，你是隔壁新堰村的王狗剩。今天我放你一馬，若下次再敢來，可不就是斷手腳筋那麼簡單。」他手裡鋒利的匕首移到那人的胯間，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的比劃，眼見著就要卸下他褲子裡的小兄弟，「讓你變成閹人，是輕鬆得不能再輕鬆的事。」

「你敢！到時候老子叫上一幫兄弟打得你滿地找牙，那時可就不是我一個人欺負你婆娘了！」王狗剩平日裡作威作福慣了，被成振清恐嚇一番後，仍嚎著嗓子威脅道。

「你儘管叫人來，只要打得過我，不過聽你這麼說，就更不能放你好過了。」他一腳踩在王狗剩的小腳趾上，狠狠的碾了兩下。

王狗剩疼得大聲嚎叫，聲音比上了屠宰場的肥豬叫得還要慘烈。

成振清解開他身上的繩索，繼續道：「不聽話的話，你可以大膽的試一試，看我有沒有能耐把你變成廢人！」

王狗剩欺軟怕硬，觸及成振清殺人的目光，嚇得毫無形象的尿褲子，忙不迭的求饒，「不敢了，我有眼不識泰山，偷到大爺你跟前，以後再也不敢了！」

「很好。」成振清扛著人走到村口，把王狗剩仍進池塘裡，「滾！」

往日裡成振清都是一副謙謙君子的樣子，但剛剛他扛著王狗剩出去時那副兇狠的模樣，成靖寧從沒見過，朝娘親聳聳肩，她這輩子的爹娘，著實怪得很。

她把地上的繩索收拾了，準備熬藥，爐火生了起來，把紙包裡的草藥倒進藥罐子裡，裝滿從山裡背回的山泉水，蓋上蓋子開始熬煮。

成振清從縣城裡買了好些鮮肉、排骨回來，成靖寧麻利地揮著砍刀，砰砰的將排骨砍成碎塊兒，準備煲湯，其餘鮮肉則用鹽醃了，掛在通風的地方晾乾，崖州這地方一年四季又濕又熱，東西不容易保存，只好製成醃肉。

屋裡，顧子衿收拾好了布匹和筆墨等物，出來準備幫忙。她不會做飯，只好打下手，給山藥削皮，可山藥又黏又滑，削皮之後的汁液黏在手上容易癢，切塊兒時還險些滑手弄傷手指，加上碰不得冷水，成靖寧只好讓她回屋歇著。

「是我沒用。」幫不上忙，顧子衿氣餒道。

成靖寧一邊忙，一邊笑道：「哪裡，娘，你的女紅誰也比不上，爹這次買了一匹葛布回來，妳幫我做一身新衣裳，讓我出去顯擺顯擺唄？」

顧子衿跟著笑道：「妳就會哄我開心。」

「廚房這裡交給我，娘，妳和爹說說話。」成靖寧削好了山藥，切成塊兒，放進

砂鍋裡，又放了些許調味料，開始煲湯，用小火煨上一個時辰即可。

上一世她的事業做得有聲有色，下班回家後也會做飯煲湯，所以做得一手好菜。這一世她掌勺之前，一直是成振清做飯，吃了幾年「黑暗料理」之後，終於能好生犒勞一番折騰已久的胃，之後她一直變著花樣做吃的，在這上面成振清和顧子衿從不過問。

顧子衿喝的藥必須熬兩次，第一次熬好，湯水全部倒去，要再加兩碗水熬成半碗。期間成靖寧到屋前的菜地裡拔了一把油菜回來，洗淨了放在筲箕裡瀝水。

成振清回來時，排骨已燉出香味，滿室生香。「妳娘呢？」

成靖寧忙著往爐子裡加木炭，頭也不抬地說：「在裡屋裡，娘今天嚇壞了，爹你陪陪她吧。」

房裡，顧子衿拿著剪子，對著葛布發呆，不知從哪裡開始裁剪，成振清進來時，她忙抹了臉上的眼淚，「清哥回來了。」

成振清攬著妻子入懷，安撫道：「我已狠狠教訓王狗剩一頓，不會再有下次了。」

「我只是覺得自己沒用，當初說好了來照顧你，卻添了這麼多麻煩。要不是靖寧機靈，還不知會怎樣。」村裡的女人嘴碎，雖然沒發生什麼事，但禁不起她們胡編亂造，她又看重清譽，最怕別人說她，萬一傳回老家，她就完了。

「我已經辭了鹽場的工，以後待在家裡陪妳，臨走之前娘給我們的銀子，可以撐到我們回京城那天。子衿，過不了多久我們就可以回家了。」成振清說。新帝登基，為了平衡各方勢力，一定會洗清他的冤屈。當年一味忍讓，才連累母親、妻兒，這次回去，他不會再退讓了。

顧子衿聞言，抬起頭來問道：「清哥，你這次去縣城，可聽到什麼消息了？」京城是她魂牽夢縈的地方，十年過去，她已不敢再想。

「有。」成振清將聽到的消息說給顧子衿聽，兩人分析一番後，開始規劃未來的路。

成靖寧在廚房做飯，自是不曉得他們的談話。

晚餐除了山藥排骨湯，她還做了車前草木耳炒肉片，外加炆炒油菜，來福聞到香味，繞著她的腳轉來轉去乞食。她挑了一根沒多少肉的骨頭給來福，來福小心翼翼的叼走，趴在門口專心致志的啃著。

「吃飯了！」擺好碗筷，成靖寧喊道。

夫妻兩人這才擱置話題出來吃飯，崖州的日子清苦，不過成靖寧總把菜做得有滋有味，調劑了日復一日平淡如水的穿越生活。

每每吃著女兒做的菜，顧子衿止不住心酸，這些家務本該她來做，如今全壓在十歲不到的孩子身上。

家裡吃飯沒大戶人家那麼講究，成靖寧眉飛色舞的說著明天的打算，遠洋的貿易商船和捕撈的漁船即將抵達普新鎮，她準備和村裡的小夥伴兒去看熱鬧，海邊的小村莊沒什麼稀奇可瞧，因此每次靠岸的遠洋大船成了固定的一景，雖然只停留片刻，不過也夠村民們開眼界了。

成振清給了她三十文銅錢，「看到什麼喜歡的就買，早點回來。」

三十文銅錢不算少，成靖寧原想推拒，顧子衿笑著開了口——

「拿著吧，家裡不缺這點錢。」

「謝謝爹。」成靖寧歡歡喜喜的收好三十文錢，明天得好生看看，她想要硬筆尖的西洋筆和洋墨水，到時候可以把記憶裡的東西更好的畫出來。

黑夜將大地籠罩，沒有光污染的夜晚格外靜謐，來福趴在地上啃骨頭，顧子衿坐在窗邊的油燈下縫衣裳，屋外的空地上，成靖寧跟著成振清練拳腳，她身子弱，幼時時常生病，能練拳腳功夫是當初她以強身健體為由磨了好久，成振清才答應的，幾年下來，她的基本功十分扎實，上能撂倒成年男子，下能挽弓射野兔。顧子衿看著瘦弱的女兒，心中滋味萬千，她過於早慧，腦子裡裝了無數稀奇古怪的東西，性子也好，但就是說不上哪裡不對勁，也不知回到那個家以後，她能不能適應。

隔天早上，早飯是米粥、泡蘿蔔和粗麵饅頭，米粥煮得又黏又稠，蘿蔔泡得將將入味，撒上薑末，吃起來十分爽口，粗麵裡加了紅糖和雞蛋，經過發酵後，蒸得鬆軟，入口香甜，怎麼吃都不膩。

成靖寧還在吃早飯，隔壁的翠喜已來叫她了。

「等一下，就來！」

「去吧，碗爹來洗。」成振清對女兒說，又拿了一個饅頭。

成靖寧洗了手，說：「那我走了。」

見人已經走遠，顧子衿喝了一口粥之後，問道：「靖寧什麼也不知道，我們不告訴她嗎？」

「現在還沒確定，等有消息之後再說也不遲，家裡是一灘爛泥，回去之後不會再有這麼無憂無慮的日子了，給她留一些乾淨的回憶吧。」他從不對女兒說家裡的事，牽扯太多，著實太複雜，不是一個小姑娘能接受得了的。

「靖寧的性子像母親，母親一定會喜歡的。」顧子衿說，她性子柔弱，出嫁之前活在家人的羽翼之下，出嫁之後面對十分強勢的那一位，也有婆婆和丈夫護著，哪怕到了荒涼野蠻的崖州，也靠丈夫和女兒照顧，幸好，女兒不像她。

第二章 刺客來襲

碼頭在普新鎮，地方不大，只有崖州的港灣滿船時，才会有商船在此停歇，補充淡水和食物，不過有時還是會有大船停靠，那時會有海邊集市，賣些海外的新鮮物什。

這次大船路過，瞧熱鬧的、售賣當地特產的人絡繹不絕，成靖寧和小夥伴們穿行在臨時搭起的交易台之間，百無聊賴的打量這些海外運來的玩意兒。

作為一個現代人，她對這些東西已司空見慣，大祁朝民風開放，不纏足，也不閉關鎖國，與海外交流多，商貿往來頻繁，若錢財足夠，可以買一些用得上的南洋和西洋物什。

自古碼頭城市都比較繁華，不過崖州是個例外，這裡的百姓只能看著船來船往，分不到什麼甜頭。因為鹽場是官府經營的，甘蔗場由大地主把控，製成的白糖等物上供給官府，林子、木材也是大地主的，土特產只有投機商人才能賣得高價，

村民們只能分到極少的甜頭，依舊靠種地打魚或是做苦力為生。

這批商船上的貨物十分貴重，大多運往廣州、江浙和京城等繁華之地，供達官貴人們享用，她們只能站在岸邊，投去豔羨的目光。

翠喜盯著成靖寧手裡的紅色物什，好奇道：「番椒，妳撿這東西幹麼？妳又不會種。」

這東西傳進大祁有一年了，崖州和瓊州的地主和財主們喜歡種來觀賞，據說很難打理，不過她看不出這東西有什麼好，做盆景都嫌不夠美觀，還是洋布、頭花、糕點這些能穿、能戴、能吃的東西來得實在。

成靖寧笑了笑，「當然有用，寶貴得很呢。」她想不到能在岸邊撿到辣椒，這東西可寶貝得很，現在只有大戶人家家裡才有，普通百姓哪裡摸得到？雖然她的歷史學得不怎麼好，但也知道辣椒是明朝傳入的，按照她對大祁的瞭解，時間似乎比明朝早。

要想在這個世界過上好日子，必須有所長，她上一世的專業知識能派上用場，這傳進中土不久的辣椒，同樣能幫她站穩腳跟。

「乾巴巴的，看不出哪裡好，我們去那邊看看吧。」翠喜知道這東西大戶人家稀罕，但她不喜歡，這時被海邊的大船吸引住，興奮的對成靖寧說。

成靖寧還有其他事做，便道：「翠喜，我想去其他地方看看，妳跟苗苗她們去看船吧。」她將撿到的兩條乾辣椒小心地放進口袋中，去追剛才扛貨物的挑夫。

「哎！」

成靖寧動作快，翠喜還沒開口，她人已經淹沒在人海裡。

因運送的商船進了水，放在船艙底下的番椒種子受潮，現在準備搬上岸曬乾。由於是才傳進來的稀罕物，船長怕被偷，晾曬的時候派人守著。

成靖寧擠到曬場邊，看著人們忙碌地翻曬辣椒，逮住一個挑夫問道：「大叔，這是什麼東西？還沒見過呢。」

「番椒，傳進來有一段時日了。」挑夫一邊擦著汗，一邊回答道。

成靖寧道：「紅彤彤的，看著好喜慶，這東西賣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得問船長，不過貴得很，小姑娘，妳買得起嗎？」挑夫不繼續和成靖寧浪費時間，說完就去搬東西了。

番椒對村民的吸引力遠不如其他東西，瞧過新鮮之後，看熱鬧的人很快散去。

成靖寧依舊守在曬場邊，等候時機向船長買一些辣椒。她上一世的房子有一座大陽台，種滿花草草，對辣椒的培育種植她很有信心。

「小姑娘，瞧啥呢？」大部分人離開之後，親自巡邏曬場的船長發現蹲在角落裡的成靖寧，不耐煩的趕人道。

成靖寧臉上堆起笑容來，禮貌的問道：「大叔，這東西看上去挺稀奇的，能賣我一點嗎？」

船長急著走人，揮手道：「妳拿去幹啥？這是有錢人家才花得起的東西，妳一個鄉下丫頭懂什麼。去去去，快走！」

「大叔，您好人有好報，賣我一點吧，這東西紅彤彤的，看上去很喜慶，我想買

回去給我娘瞧個新鮮，求您了。」成靖寧厚著臉皮，扯著船長的衣袖懇求道。這些年她豁出去了，喊兩個年紀沒她大的夫妻為爹娘不嫌彆扭，反正除了她自己之外，沒人知道她其實是個年近三十的女青年，憑著這副瘦弱軀體、我見猶憐氣質的外表，可以毫無顧忌的賣萌撒嬌。

船長看她是個不懂事的小女娃，又一片孝心，語氣軟和了三分，「妳出多少錢買？」

「這三年我攢了三十文錢，您看能買多少？」成靖寧臉不紅心不跳的撒謊，掏出銅錢，寶貝似的拽在手裡。

反正這次運來的數量多，賣她一點也無妨，船長隨意數了五條交到她手上，「拿去。」

成靖寧心疼的交了錢，感激道：「多謝大叔，你真是個好人！」等她種植成功，就可輕易賺回本錢。

捧著七條辣椒回到家，爹娘都不在，成靖寧拿起桌上的字條，上面說中午他們不回來，讓她自己做飯吃。

成靖寧先用紙包好了辣椒，小心地放在衣櫃裡，就著冷飯簡單地吃過，開始規劃未來的路。未來兩個月是多雨季節，一個不小心秧苗會毀於一旦，等到秋季再播種，反正崖州一年四季陽光、雨水十分充足。

宣紙貴重，成靖寧捨不得用，依舊用毛筆蘸水在木板上練字，寫了三年，她的毛筆字已經像模像樣，拿出去也不丟人，練了小半個時辰，她才放下筆，伸了個懶腰活動筋骨。

成振清和顧子衿的臥房有一個書櫃，裡面放滿各類書籍，成靖寧閒來無事也會翻一兩本來看，這些年來她心中始終有個未解的問題，他們家和普通村民差不多，哪來的錢買筆墨紙硯、買藥材和米肉？她爹只是鹽場和林場的短期工，一天的工錢最多五十文，怎麼看也不能支付這筆費用。莫非家裡有什麼事是她不知道的嗎？

晚上，成振清包了一隻烤雞回來，還有餃子酥和三角酥，成靖寧用盤子裝好了。晚飯她做了椰子飯、高筍炒醃肉和紫菜湯。

「今天好豐盛。」顧子衿喝了藥，看著一桌子菜說。

「爹，你發工錢了？」平日裡成振清買熟食回家，差不多是領工錢的時候。

成振清不置可否的點頭，問道：「今天海邊集市有什麼好玩的嗎？」

成靖寧盛了椰香撲鼻的椰子飯，送到顧子衿面前，「和平常差不多，今天曬場有曬番椒，我看著好玩，買了一點。」

錢財上，成振清和顧子衿不多管她，由她去花，只道：「劉大爺說颶風要來了，這幾天別亂跑。」

成靖寧扒著飯，點了點頭，這個時代沒有天氣預報，只能根據經驗來判斷颶風的動向。

颶風比想像中來得快，昨日還是豔陽高照，今日便烏雲密布，電閃雷鳴，大風捲著豆子大的雨點呼嘯而過，一波接著一波，撕裂天地一般的肆虐著。

外面大雨傾盆，樹被吹得東倒西歪，與去年相比，這回的颶風已算得上溫柔，但木門仍被大風吹開，爐子上的火隨著灌進門的風搖曳不止。

成靖寧關上門之後，顧子衿招呼她進屋，「來試試看合不合身。」待成靖寧換上新做好的衣裳後，顧子衿上下打量一番後說道：「又長個子了……還是太瘦了。」成靖寧換下衣裳，摺好了，「可我結實呀，娘，妳別擔心。」這副軀體從小到現在都像豆芽，又瘦又弱，三歲之前一直靠藥養著，身體好些之後，無論吃什麼都不長肉，後來她開始學拳腳，傷寒咳嗽等病症才少了。

顧子衿只笑了笑，心酸又無奈。

三日之後，天才放晴，颶風過境，村裡一片狼藉，好在損失不大，成靖寧帶著來福來到田裡。

用釘耙挖開決口，開始放水，她把魚筊放在決口處，黃昏時分就能收穫小半桶魚蝦。

一人一狗往回走，還沒到家門口，來福突然大叫起來，家裡傳來的打鬥聲激烈異常，刀劍相撞，發出清脆的嘶鳴，與上次遭賊不同，這次來的顯然是武功高強的殺手！

「爹！」

門關著，看不清裡面的情形，只聽成振清急促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靖寧快跑，跑得越遠越好！」

現在她不過是十歲不到的小姑娘，對方是冷血無情的殺手，她留下除了添亂幫不了任何忙，權衡利弊之後，成靖寧拔腿就跑。

「想跑？」一名刺客破門而出，朝成靖寧追來，來福此時撲上前死死咬住那人的大腿，無論黑衣人如何捶打都不曾鬆口。

成靖寧回頭時，看到來福齙牙咧嘴的和黑衣人搏鬥，頭上鮮血淋漓，不敢再看，只全力往前奔。

等刺客擺脫了來福，她早已跑得沒影，不過是個小丫頭片子，成不了氣候，搜尋無果後，刺客回到成家。他的同夥都死了，成振清夫妻受了重傷，不知是死是活，那人要成振清的人頭，於是靠上前去。

這時，剛才還昏迷不醒的成振清突然有了動作，迅捷的給了他一刀，正中心臟！

「你……」刺客的目光移到自己的胸口處，匡噹一聲，他高舉的長劍落在地上，手再也無力舉起。

成振清身上多處受傷，這最後一擊已使盡全身力氣，黑衣刺客的血噴了他一臉。他拔出刀來，推開身上溫熱的屍體，將受傷昏迷的妻子抱回裡屋。

另一邊，逃離家之後，成靖寧躲進已經抽穗的稻田裡，四周除了水流的聲音，再也聽不到其他。她捂著嘴，努力不因恐懼而叫出聲來。

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是什麼人要殺他們一家？她的父母到底對她隱瞞了什麼？他們一家和三灣村的村民格格不入，而且沒有任何親戚友人。三灣村是個偏僻村莊，她爹娘難道是逃避仇殺才躲到這裡來的嗎？成靖寧對這對父母實在一無所知，因而毫無頭緒。

天漸漸暗了，在水裡泡了一下午，她的雙腿已經麻木。

爬回到小路上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正在躊躇時，痛感傳遍全身，低頭就看到小腿上吸飽血的螞蟥，只得回家之後淋些白酒了。只是她的家還回得去嗎？

刺客要他們一家的命，也許現在正在村裡找自己，回去也是送死。可是除了父母，她沒有任何親人，也沒地方可去，到底該怎麼辦才好？何況她也擔心爹娘的狀況，橫豎是個死，不如回去看看。

她撕了身上的衣裳，擦了小腿上的血，一瘸一拐的往回走。她怕驚動刺客，挑了偏僻的小路走，繞到屋後，家裡沒有任何動靜。她輕手輕腳的打開窗戶，裡面靜悄悄的，空氣裡有濃濃的血腥味，令人作嘔。

強忍著噁心想吐的慾望，她在牆角蹲了下來，此時萬籟俱靜，除了她的心跳，聽不到任何聲音。

那群兇神惡煞的刺客是走了，還是死了？爹娘究竟怎麼樣了？

成靖寧推開窗戶往裡面瞧了瞧，沒有看到什麼，她大著膽子爬進去，隨即看到一長串血腳印，剎那間只覺心快從胸腔裡跳出來。

她娘躺在床上，臉色煞白，她爹倒在床榻邊，渾身是血，不知是生是死。

她從沒見過死人，怕得要命，好半天才回魂，挪動腳步上前去探她爹的鼻息，見人還有氣息，她心中繃緊的弦一下鬆開，雙腿不聽使喚癱軟在地，不停地安慰自己，活著就好，活著就好。

找到打火石，她點燃燭燈後，就見外面堂屋橫七豎八的躺了五具屍體，血濺得滿屋子都是。她沒見過這麼多死人，登時被嚇得魂飛魄散，慌得丟了手裡的油燈。微弱的黃光突然消失，四周陷入死一般的寂靜，月光映照下的死屍透著詭異陰森冷光，讓人不寒而慄。

成靖寧慌得爬進去裡屋，重新點燃一盞燭燈，她失了方寸，腦中只一逕地想著，這下該怎麼辦才好？

「靖寧……」冷寂之中，成振清突然開口，嚇了成靖寧一跳。

「爹，我在。」成靖寧跪走到成振清身邊，握著他沾滿鮮血的手。

「怕嗎？」成振清身上傷重，聲細如蚊，成靖寧湊到他跟前才聽得清楚。

上一世的世界海晏河清，和平安樂，她連一隻死豬都沒見過，哪裡見過這麼多血和死人？成振清問她，她老老實實的點了點頭。

「別怕，家裡還有三七，妳拿去磨了……」

「爹，你別說話，我知道該怎麼做了。」穩定心神後，成靖寧打斷他的話，母親體弱多病，家裡經常備著藥材，書櫃也有幾本醫書，她無事時時常翻看，因此知道一些簡單刀傷的處理法子。

她鼓起勇氣穿過堂屋，點起火，燒了開水，拿出三七來研磨成粉，研碎的三七粉一部分外敷止血，一部分用溫開水沖調後餵給成振清服下，又給他清洗過傷口，撕了乾淨的葛布包紮傷口。

這幾日田裡漲水，她得了幾條鯽魚，養在水缸裡，幫成振清包紮好之後去到廚房，殺了魚，熬了鯽魚粥。「爹，吃點東西吧。」她舀了一匙粥，送到成振清嘴邊。

成振清這會兒緩過勁兒來，攢了些許力氣，說：「我自己來吧。」

「娘還好嗎？」重傷的成振清已經醒了，顧子衿還昏迷不醒，她有些擔心。

「我點了她的昏睡穴，睡一覺就好了。」

成靖寧擦去顧子衿臉上和手上的血，換下她身上的衣裳，心中疑竇重重，忍不住問道：「爹，是什麼人要殺我們，你和娘是不是有事情瞞著我？」

喝了一碗鯽魚粥，成振清的精神稍稍恢復，說：「現在還不是告訴妳的時候，等時機到了再細細說給妳聽。別擔心，爹不是奸佞之人。」

成振清說中她的心事，成靖寧稍微安心，「接下來該怎麼辦？」家裡死了五個刺客，想起來便覺嚇人。

「這裡不能住了，我們得搬家，爹現在身上有傷，暫時動不得，妳到後面茅屋挖一個坑，越大越好，等處理好了，把這裡燒了，妳不用擔心銀子的事，絕對夠用。」

成振清沒有精神再說話，吩咐完之後就又昏了過去。

屋裡只剩成靖寧一個清醒的，現在她只能靠一盞油燈驅逐心中源源不斷湧出的恐懼。發了一會兒呆，她才端著燈檯，在灶房拿了鋤頭和鏟子到茅屋，幸好他們家是離村人聚居的地方有一段距離，家裡有動靜也不會太快傳到別家，尤其現在颶風剛過，村民都不怎麼出門。

寂靜的夜裡，成靖寧不敢多想，專心致志的挖坑，一鋤接一鋤，儘管人小力氣小，等她緩口氣時，已挖了半人來深，共有五個人，不能草草埋了了事，她先回廚房喝了一口粥後回去繼續挖。

晨光稀微，大坑已經挖好，她爬了出來，筋疲力盡的坐在坑邊。

她家雖然偏僻，但不能保證不會有人來，那堆麻煩必須儘早埋了，但這會兒她已經沒了力氣，怎麼樣都得填飽肚子，想到爹娘還沒用早飯，她於是殺了另一條魚，煮了簡單的稀粥，又蒸了六顆包子。

她端著熱水穿過堂屋到臥室，見顧子衿掙扎著起來，想到堂屋還沒清理乾淨，忙阻止道：「娘，先洗臉，暫時別出去，我等會兒把早飯端進來。」

昨天發生的事顧子衿還記得，閉上眼就能想起一屋子的血和殘肢斷臂，怯怯地道：「好。」

端了早飯進屋，成靖寧叫醒成振清，「爹，天亮了。」

成振清緩了一會兒才起來，簡略地吃過早飯後對妻子說：「待在裡面，暫時別出來。」

成振清搬屍首去埋時，成靖寧負責收拾刀劍和殘肢，昨日她只是看著，今天親手碰這些東西，止不住手抖，胃裡翻騰得厲害，哇的一聲吐了一地，等端了水把屋裡的一切弄乾淨，她再點了一把濕花椒枝葉熏屋子。

成振清拆了豬圈，把石頭壓在埋人的坑裡，繼續蓋上泥土，又放了一堆乾柴做掩飾。

成靖寧過來幫著成振清收尾，狠狠的在填好的土坑上踩了幾腳。

這時外頭有人來，問他們家昨天出了什麼事，怎麼來福一直嚎叫。

成振清理了屍體之後，已無力再站著說話，成靖寧只得出來應對。

這會兒她出奇的冷靜，將來噓寒問暖的鄰居攔在外頭，「我爹最近病犯了，是沒搬來三灣村之前的老毛病，昨天他去鹽場辭工，半路上不小心被廢棄的夾子夾到腳，流了一地血，這會兒正在床上躺著呢。來福……昨天跑出去還沒回來，也許去躲在哪兒吧，多謝各位叔叔、嬸嬸關心。」

成家除了成靖寧，成振清夫妻平日裡和村裡人很少往來，又神祕得很，但因現在是農忙季節，又颶風剛過他們要忙的事很多，知道昨天成家沒發生大事之後，就又各忙各的去了。

應付完鄉親，成靖寧回到屋裡，繃緊的神經鬆弛後，一下癱軟在地，再也使不上力氣。

成振清再次昏睡。

顧子衿聽到外面沒了聲音，才從裡屋出來，見到失魂落魄的女兒，扶她在矮木凳上坐下。

「我沒事，娘別擔心，先讓我緩一緩。」事情還沒解決，娘親不頂事，她不能倒下。

昨天來福救了她一命，她出去尋了牠的屍體，含淚埋在菜園裡。隨後問顧子衿要了些銀子，去普新鎮抓藥。

由於昨天剛被追殺，出門時她總覺得黑衣刺客會突然從某個地方衝出來殺她，幸好路上田間地頭都有勞作的人，她這才不那麼怕。

到鎮裡抓了藥，在集市轉了一圈，她又買了幾條烏魚和幾塊大骨。

她腳程快，回去時顧子衿正笨拙的做飯。

「娘，我來吧，妳幫我燒火。」顧子衿什麼也沒做好，反弄得自己灰頭土臉的，見到成靖寧難免尷尬，「是娘沒用。」

「哪裡，別說喪氣話。」成靖寧舀了鍋裡煮得和乾粥差不多的乾飯，重新淘米。烏魚對恢復刀傷有好處，成靖寧殺了魚，熬了一鍋魚湯，舀了一碗起來，剩下的湯水用來煮粥，最後切了一些油菜和臘肉放在裡面。

「娘，妳先端烏魚湯給爹喝，我再炒兩個菜。」顧子衿在廚房幫不了忙，成靖寧只好讓她去照顧受傷的成振清。

成振清吃完烏魚、喝完湯，成靖寧飯也做好了，想到昨晚的情景，不敢在堂屋擺飯，把矮桌搬進裡屋，靠在床邊，才又端了烏魚粥和菜進來。

成靖寧舀了一碗粥，遞給顧子衿，問道：「爹，你好些了嗎？」

「好些了。」成振清早晨拚了一股勁兒之後，現在如洩氣的皮球，軟綿綿的躺在床上，手腳不便，需人服侍。「今夜，把這裡燒了，我們搬到鎮上去。」

清楚他有許多祕密沒說，眼下聽他這麼安排，成靖寧沒有反對，點了點頭。

第三章 夢魘纏身睡不好

半夜成靖寧從床上爬起來，揣好先前仔細收好的七條辣椒，和顧子衿一起把成振清扶到屋外，接著回到屋裡，點燃了灶膛的柴火，放火燒家中的被褥、帳幔和櫃子裡的書籍，白天曝曬一整天，晚上又燥熱非常，只需一點微風，火勢很快就蔓延開來。

等村人從夢中驚醒，提著水桶準備來救火時，成家已經燒光，只剩光禿禿的屋架子。

成振清被燒傷，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呻吟，顧子衿臉上全是灰塵，衣裳被火苗灼到，佈滿焦痕，守在丈夫身邊啼哭不止。而成靖寧正提著水救火，東西燒光了，火也熄了，她最後摔了一跤，手上提的那桶水反將她澆了個透。

「真是造孽喲，好端端的，一把火就燒沒了。」

「是呀，白天還好好的呢。」

「除了他家丫頭，我看他們夫妻兩個奇怪得很，前天我路過時聽到他家傳出乒乒乓乓的聲響，還以為遭賊了，想到要回家煮豬食就沒管，現在又無故起火，該不會是仇家來尋仇吧？」

「別亂猜，阿靖她娘說是她半夜起床小解，不小心打翻了油燈，結果這兩天太陽大就燒起來了。鄉下的日子本來就不好過，現在所有家當都燒光了，以後要怎麼過喲！」

圍觀的村民七嘴八舌的議論。

按照商量好的，成振清裝傷，顧子衿大哭，成靖寧隨機應變和村民周旋，村裡人素來知道顧子衿是個紙糊的美人燈，不頂事，家務多由成靖寧操持，現在頂梁柱倒了，擔子全壓在一個小姑娘身上，忍不住向她投去同情的目光。

成靖寧聰慧穩重，在灰燼裡搶了一些鍋碗瓢盆和半兩銀子出來，打起精神應付完多嘴的村民之後，大清早到村長家借了牛車，把受傷的成振清和一些還能用的東西運到鎮上去。

「多謝大牛哥。」在普新鎮唯一一家客棧安頓好後，她送村長的大孫子到鎮子口。大牛退回她遞過來的車錢，說：「妳家遭了禍，成大叔又受傷，眼下正是用錢的時候，這些錢妳留著自己用吧。」

成靖寧感激萬分，說：「多謝大牛哥，等我爹重新上工再補上。」

回到客棧，成靖寧借了廚房熬烏魚湯，又點了幾個小菜。

成振清傷得嚴重，得養上幾個月，一直住客棧不是辦法，用過午飯後，她琢磨著在鎮上租房子暫時住下。

聽完她的打算後，成振清點點頭，交給她二兩碎銀，「暫時住的，找到什麼樣的就租什麼樣的，不用挑。」

「我知道了。」成靖寧接過碎銀，離開客棧去尋鎮上有沒有要賃人的空屋。

成靖寧離開後，顧子衿的眼淚不受控制地滾了下來，「什麼時候才會好起來？」

「快了，挨過這一陣子就不用受這苦了。」成振清撫著妻子的手，柔聲安撫道。女兒生下來就體弱多病，才到海南時，日子過得艱難又飄泊不定，一度以為養不活了，幸好幾次大災大病都挺過來，堅韌得像鄉野裡的草，沐風浴雨，頑強的生長。逆境之中，她有著與年齡不符的冷靜和聰慧，一次又一次幫他們度過難關，等回去以後，不會再讓她受累了。

奔走一個下午，成靖寧終於找到合適的房子，她本就能說會道，加上模樣乖巧，

很容易勾起人們憐憫弱小的善心。得知她家被火燒了，一無所有的來到鎮上，往日交好的米鋪老闆娘和客棧老闆娘拉了她一把，幫著奔走，這才以每個月一百文錢的價格租下一座小院。

謝過兩位好心的老闆娘之後，成靖寧回到房間和成振清夫妻說了情況，「是客棧老闆娘和米鋪老闆娘幫我一起找的房子，是在露水河邊的一個小合院，戶主做生意搬到崖州縣城去了，房子一直空著，聽了咱們家裡的事之後，戶主的娘可憐我們，便宜地租了，明天我去收拾收拾。」

成振清往日獵來的獵物就賣給這家客棧的老闆，加上成靖寧會做菜，幫著出主意弄了幾道好菜，一來二去就熟識了，至於米鋪老闆娘，則是買米買麵時結識的，兩位婦人好心，一聽說他們家出了事，就放下手裡的活計來幫忙。

接連兩日，成靖寧一直忙上忙下，顧子衿怕她累著，開口道：「我也去吧，妳爹今天好些了，不用人看著也行。」

房子不大，但收拾起來頗為費力，成靖寧想了片刻，點了點頭。

等到搬進新家，成靖寧拿了銀子去買日常生活用具回來，安排妥當後，晚上躺在床上卻睡不著。

這兩日一直忙著，各種事物占據著腦子，一閒下來，那日血腥的場景不自主浮現在她的腦海裡，刺激著她的每一根神經，閉上眼，腦中是揮之不去的血，睜開眼，是濃得化不開的黑夜和沒有半點動靜的老房子，將她心裡的恐懼放大無數倍，她翻來覆去睡不著，好不容易睡著了，夢裡又惡鬼纏身。她深陷夢魘，發不出聲，腦子清醒得很，身體半點動彈不得，慌忙之中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才脫身，睜開眼時，天已濛濛亮。

成靖寧抱著薄毯在床上坐了一陣，才穿好衣裳去做早飯，藥和烏魚粥放在爐子上慢慢的熬，準備蒸饅頭時發現昨天忘了買麵粉，於是換了鞋出門。

恰逢今日趕集，早有人挑著擔子進鎮，早點攤子也早早的開張，她買了四個饅頭和一些鹹菜、鹹鴨蛋，回到家裡把饅頭切了片，裹上雞蛋用油炸了。

搬到新地方，顧子衿晚上也睡不踏實，早早就起了，發現成靖寧起得更早，問道：「這麼早就起來了？」

成靖寧做好了早點，在院子坐著發呆，回道：「有些認床，娘昨晚也沒睡好？」

「是啊，才來有些不習慣。」顧子衿自嘲的笑道，她從小嬌氣，當初說來照顧丈夫，這些年添的亂卻比幫的忙多，在越加懂事的女兒面前更不好意思，本想著女兒沒醒，準備到廚房做飯，才發現一切已經做好了。

成靖寧收回飄遠的思緒，揉了揉沒有精神的臉，打起精神問道：「爹醒了嗎？」

「醒了，要喝水。」

顧子衿幫成靖寧抬了矮桌到裡屋，又端早點到房裡。

「這又是什麼吃法？」成振清指著炸饅頭片笑問。他本是皮肉傷，沒有見骨，養了兩日，精神和力氣恢復了少許。

「早晨買了幾個饅頭回來，切成片，裹了雞蛋再用油炸。之前就想做了，今天正好有白饅頭，爹嘗嘗看。」成靖寧夾了一塊到成振清碗裡，又夾了一塊給顧子衿，

「娘也尝尝。」

饅頭片外焦裡嫩，連本來沒有食慾的顧子衿也一連吃了兩塊和一碗稀粥。

「又到哪兒偷師學藝了？」成振清吃了之後讚不絕口道。

這回成靖寧不亂找藉口，說：「自己琢磨的。」

用過早點，成靖寧上街買了好些東西回來，生活用具、瓜果蔬菜、海魚鮮肉、大骨補品，提了滿滿的兩籃子。

回到家裡，她對著還帶有血絲的排骨和鮮肉硬是下不了手，早先買豬肉和排骨時，見到屠夫揮刀的場景，恍惚中又看到了家裡一地的血和殘肢內臟，忍不住作嘔，跑到街角巷裡把早晨吃的東西吐了個乾淨，這會噁心的感覺又浮上喉頭，卻是把膽汁都吐出來了。

聽到聲音，顧子衿趕去廚房，看女兒臉色煞白，忙道：「不舒服嗎？」

「沒事，這兩日腸胃不舒服，等會兒喝點藥就好。娘，我要做午飯，妳來搭把手吧。」她看到肉和骨頭就覺得慌，不敢一個人面對，只好叫上顧子衿在旁邊壯膽，饒是如此，她握著刀的時候，手仍抖得厲害，切肉時，將那看成一條人腿，嚇得慌忙丟了菜刀。

顧子衿被她的一番反應嚇到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沒……沒什麼。」成靖寧撿了地上的菜刀和肉，重新舀水洗乾淨，忍著噁心和恐懼，顫著手做好了一頓午飯。

正午時分，她端了碗，夾了青菜到屋外去吃，慌慌張張的，弄得顧子衿莫名其妙。

成振清沒怪她不守規矩，問妻子說：「靖寧今天怎麼了？」

顧子衿幫丈夫盛了一碗骨頭湯，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，瞧著她像在怕什麼東西，平日裡做飯從不主動讓我幫忙，今天破天荒的讓我搭把手，切肉的時候，也不知怎的丟了菜刀。」

成振清大抵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刺客來殺他們那天，堂屋裡血流成河，滿地狼藉，五具屍體亂糟糟的橫在地上，女兒怎能不怕？平日裡再怎麼要強，也不過是個九歲的小女娃，當初他第一次上戰場，也嚇得好幾晚睡不著覺。「晚上妳陪她睡吧，我這裡妳不用守著。」

當天晚上，躺在床上，顧子衿已經睡著，成靖寧依舊難以入眠。三歲的時候她就一個人睡了，身邊多了一個人很不習慣，待到再也撐不起眼皮時，她才勉強眯了一會兒，夢境裡照舊是一眼望不到邊的血紅，冰冷泛著寒意的屍體，還有猙獰恐怖的惡鬼。

她驚醒過來，全身已被冷汗浸濕，現在是夏夜，木窗外是朦朧的月光，心裡裝著事，看任何黑影都忍不住害怕。

進入七月，稻子已經成熟，觸目所及是青黃的一片，成家在三灣村有兩塊稻田，成靖寧琢磨著回去收稻子。

「娘，午飯我做好了放在桌子上，到時候熱一熱就能吃。」成靖寧收拾好灶頭，

背上背簍和幾個麻袋，拿著鐮刀和銅錢準備出門。

成靖寧手臂和腿上的傷還未痊癒，收稻子的活兒只能交給成靖寧去做，幸好地不大，不用拌桶、打穀板等大型工具，只用鐮刀割了稻穗背回家曝曬幾日，她揮不動連枷，到時候就用擣衣棒脫粒。

「我跟妳一起去。」顧子衿洗了手，追出來說道。

成靖寧婉拒說：「只有兩塊地，我很快就割完了，爹身上還有傷，娘留下照顧爹。」娘親不是做農活的料，去了也幫不上忙。

鄉下收稻子是大事，挑個大晴天，邀請村裡力氣大的青壯年來幫忙，爭取早日忙完田裡的活，好種第二季的秧苗。今天正好是村長家收稻子，置辦伙食十分重要，他家的媳婦會到鎮上買肉、蔬菜和麵粉等東西，成靖寧能搭順風車回去。

「多謝大娘。」成靖寧給了兩個銅板做車錢，回三灣村的路上，她已和牛大娘商量好了，等割完稻子之後，再借村長家的牛車把稻穗送到鎮上，到時候給十個銅板。

地裡的水早放完了，穿著草鞋也能下田。成靖寧矮小，一進去就被淹沒在稻海裡，她背著背簍，只割水稻頭頂上的稻穗，這些年裡做慣了農活兒，她的手腳早就練得十分俐落。

一個上午割了一塊田，中午她就著饅頭和水填飽肚子後，搭了一塊濕巾子在頸上，戴了草帽繼續割稻穗。後一塊田稍小，不到一個時辰就收完了，她捆好裝滿稻穗的麻袋，在大牛的幫助下把袋子搬上牛車，在火辣辣的太陽底下趕回鎮上。顧子衿拿了十二枚銅錢交到大牛手上，「辛苦你大熱天的跑一趟，這些都拿去吧。」加了蜂蜜的椰子汁放在井裡浸過之後最是清熱解暑，大牛足足喝了一大碗，此時連忙推拒，「十文錢已經很多了，哪能再要多的？」雖然他很想要，但考慮到成家才遭了災，不好要多了。

顧子衿堅持道：「不妨事，你成大叔在鹽場上工，得的工錢不少，房子雖然燒了，錢還在，拿著吧，給家裡的弟弟、妹妹買糖吃。」再三勸說下，大牛終於收了十二文銅錢。

成靖寧休整好後，將人送到鎮子口，回到家就見顧子衿正笨拙地解麻袋上的繩索，將新收回的稻穗倒出來，她拿了竹耙把稻穗攤勻了，這會兒太陽毒辣，正好曬稻子。

顧子衿幫了忙，不過還不到晚上手腳就開始發癢，成靖寧拿了魚油幫她擦手和腳，「曬稻子時不注意的話，稻子和稻草上的細毛會黏在手腳上，可癢了，撓破皮也不頂用。」

魚油抹在皮膚上涼涼的，很快壓下稻穀細毛引起的灼熱和癢痛，顧子衿看著成靖寧雙手上細長的劃痕，忍不住道：「妳多擦一些吧，要是留疤就不好看了。」

「我沒事，這些小傷會好的，平時注意些不會留疤。娘妳歇會兒，我去做飯。」成靖寧收好魚油盒子。穿越之後的這一世，她註定不能嬌氣，要想改變命運，必須自己努力，現在這些只是小傷而已。

稻穀脫粒後曝曬半個月入倉，這些日子以來成靖寧仍忘不掉那天血淋淋的兇殺場面，晚上依舊噩夢不斷，時時苦於夢魘，每每如此，總令顧子衿搖頭歎氣，女兒由於食不知味、睡不安寢，整整瘦了一圈，原本就纖瘦，這會兒更像一根竹竿兒，風一吹就會倒，這可怎麼辦才好？她輕輕地下了床，點了油燈，來到丈夫房裡。現在剛過丑時，成振清被妻子從睡夢中叫醒，忙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我瞧著靖寧不太好，今晚她又作噩夢了，許是那日的緣故，不如等夫君你的傷好些，我們去廟裡請高僧驅邪，求個平安符吧。」顧子衿憂心忡忡地坐在床邊，晚上挨著女兒睡，發覺她瘦得只剩皮包骨頭了。

「好，到時候去崖州縣的觀音寺。」他本不信神佛，但為了女兒，願走一趟。夫妻倆到右次間時，成靖寧依舊輾轉反側的掙扎，成振清將她抱到自己的寢房裡，覺得懷中的女兒輕得有些過了，如果沒有那件事，他們不會含冤在窮困的崖州待這麼多年，他的母親妻兒更不會受這麼多委屈。

顧子衿歎氣道：「也不知那邊怎樣了？」當年明知成家是一團渾水，她還是來蹚了，多少苦日子熬過來，眼下倒不是熬不下去，只是想著那兩房人，心裡萬分不甘。

「再等一等，會好起來的。」成振清輕拍著女兒的背，對妻子說。

次日早上用飯時，成振清提出到縣城的觀音寺拜菩薩的建議，表示已租好了馬車。成靖寧扒了幾口飯，聞言後，放下碗筷問道：「怎麼想起去拜菩薩了？」

「去求一個平安符回來，保家宅平安。」顧子衿解釋，往她碗裡夾菜，女兒現在吃不下肉食，勉強能吃幾口素菜。

父母的心思成靖寧再清楚不過，所以沒有拒絕，神佛儘管虛幻，信則靈，不信也罷，圖的就是個心裡安慰。她作了半個月的噩夢，就算年輕精神好，也禁不起這折騰，出門散散心，興許心胸疏闊之後就不再作噩夢了也不一定。

收拾好房屋，鎖了大門，母女兩個登上簡陋的馬車。

車外，成振清道：「坐穩了。」他熟練的駕著馬車，朝崖州縣城駛去。

沿途是一片大好的熱帶風光，田園、椰子樹、甘蔗林，還有許多說不出名字的高大植物，成靖寧趴在車窗上，看著不斷後退的風光，她到這個世界九年，還不曾離開三灣村，這回去縣城，頗有些鄉下土包子進城的味道，忍不住自嘲的笑了一聲，想她上一世，跑遍了大半個中國，什麼高樓大廈、什麼城市什麼人沒見過？崖州，也就是後世的海南島三亞市，作為一個舉世聞名的旅遊城市，它吸引了世界的目光，但在古代，它是文人騷客筆下的蠻荒未開化之地，被貶謫到此地的官員難免嗚呼哀哉一番。

進城後，成靖寧打量著城中的建築，因此處夏秋季有颶風，各處房子均用石頭混合著木頭、泥土建造，家中富裕者便修築磚瓦房。原本崖州十分窮困，近些年開通海外貿易，藉著海港碼頭的修築以及逐漸繁榮的海上通道，崖州逐漸富裕，許多建築便是近幾年新修的。

城中客棧、商鋪眾多，南來北往的商客絡繹不絕，賣的東西琳琅滿目，雖說比不上後世，但也足夠吸引目光了。科技不發達，出海風險與機遇並存，也許會一下

子暴富，也許會轉眼一無所有，為了保出入平安，也為了讓廣大客商及其家眷都有心裡寄託，人們在城中央蓋了一座觀音廟，廟中的觀音塑像有一丈高，全身鍍了金，建成那日請了幾位德高望重的高僧來開光，據說觀音廟裡的觀音十分靈驗，因此前來此地祈福上香的香客逐年增加，香火鼎盛，日漸繁榮。

一家三口直達目的地，下馬車後在廟外買了香燭紙錢，進廟之後一起在觀音像前上香跪拜。無論靈驗與否，在大慈大悲的觀音面前，成靖寧默默的許了三個願望，一是上一世和這一世父母平安順遂，無病無災，二是希望早日擺脫噩夢，重新振作，三是希望這一世能如上一世一般，通過自己的奮鬥讓全家過上好日子，這一世她如螻蟻，沒什麼豪言壯語和偉大夢想，過好當下便足矣。

成振清和顧子衿添了香油錢，在住持那裡求了一個平安符，剛拿到手，顧子衿就將符繫到成靖寧的脖子上，「這是專門為妳求的，不要隨意取下。」

「謝謝爹、謝謝娘。」成靖寧仰頭，對成振清夫妻說道。

拜完觀音之後，成振清帶著妻女逛崖州城，現在已是下午申時，他打算在城裡住一晚再回去，便在城中挑了一家小客棧。

成振清和顧子衿上樓小歇，成靖寧懷裡揣著十文錢，聞到路邊的粗湯粉香味，忍不住嚥口水。這幾日她的胃口不好，顛簸了一路，正午沒吃幾口飯，已是腹中空空，這會兒聞到食物的味道，一時饞蟲大動，買了一碗熱騰騰的粗湯粉，坐在路邊開始狼吞虎嚥。

顧子衿下樓來，看到在路邊吃東西的女兒，緊繃的臉上終於露出笑容，女兒終於能吃東西了，這一趟來得值。

口腹之慾得到滿足，成靖寧付了錢回客棧，見到下樓的顧子衿，上前挽著她的胳膊道：「娘，我剛才吃的粗湯粉可好吃了，妳和爹也買來嘗一嘗吧。」

「好，我這就去買。」顧子衿到客棧外買了兩碗粗湯粉，又給成靖寧買了些海鮮小吃，吃完了，一家子才去逛崖州城。

顧子衿買了些布匹針線，準備給丈夫和女兒新做幾套衣裳，成振清新買了筆墨紙硯和幾本書，成靖寧如願買到想要的筆和畫具，等逛完半個崖州城，天已經黑了。先前成靖寧精神不好，一直無法入眠，今天走了半個下午倒暈了，忍不住打哈欠，但回客棧還有一段路，她只得強打著精神走著。

「我背妳吧。」成振清不等她答應，已經將人背到背上。

成靖寧大囧，忙道：「爹，你放我下來吧，我已經長大了。」她一個二十八歲的成年人，哪能再做小女兒姿態讓父親背？這會兒讓人背著，臉瞬間就紅了。

「妳才多大點兒，讓爹背一下有何妨？便是妳七老八十，兒孫繞膝，也是爹的女兒。」成振清笑道，雖然女兒的性子不錯，活潑開朗，人緣頗佳，但從小到大並不黏他們，似少了點兒什麼，哪怕他手把手教她讀書寫字，妻子教她女紅，她太過靈秀，一點就通，他曾私心以為小姑娘還是笨拙一點比較好，不能太要強了。小姑娘和父母的相處模式成靖寧固然清楚，但卻做不來，上一世爸媽忙於事業，將她送到外婆家，老人家精力有限，她早早的學會照顧自己，上大學、工作後，見父母的次數更少了，所以她和父母親並不親近。

這一世從小在爹娘身邊長大，她還是那個陳寧，不願對父母撒嬌，況且這個時代的女子地位不高，多半身不由己，且又不是人人平等，誰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意外？現代雖然也有諸多問題，但比古代好，她靠自己拚搏，日子過得無拘無束，自由自在，現在從頭開始，前途未卜，不甘之餘，不得不早早的成長，尤其上一回家裡莫名其妙的被一堆刺客攻擊，她著實怕得很。

不過靠在成振清寬厚的肩膀上，她莫名覺得踏實，轉念一想，這般示弱、親近也無妨，這具身體本就是人家的女兒，疏離了反倒不好，況且除了她自己，誰知道她不是真正的幼齡女童了？想到這裡，她重重的點點頭，「嗯！」

趴在成振清背上，成靖寧昏昏睡去，一覺無眠到天亮。

成振清和顧子衿也早早的起了，洗漱完畢，穿戴整齊之後，又早早趕到觀音廟上了香，之後便回客棧用早點，收拾東西回普新鎮。

許是觀音顯靈的緣故，之後成靖寧都夜有好眠，吃飯也有了胃口，總算不再萎靡不振。

Crescent